

東南亞地區潮州話外來借詞的音譯策略分析

張 堅

汕頭大學

提要

本文以方言文獻中所記錄的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潮州話外來借詞為材料，通過比較海外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之間的音節結構差異，分析在語言接觸過程中，處於音節中不同位置的輔音及元音所採取的選擇機制，討論音譯外來詞的轉換規則及音譯策略。研究發現：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中，外來詞主要通過語音相似性經由音節對應匹配進入潮州話中，這種相似性是相對的；潮州話的“音系庫藏”及“庫藏音節”在借詞的音譯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近百年來海內外潮州話語音演變方向一致，是海內外潮州人的頻繁往來的體現。

關鍵詞

東南亞，潮州話，外來詞，借詞音系，音譯策略

1. 引言

早在明清時期，潮州話就跟隨粵東潮州府的移民播遷至海外東南亞地區，因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交流而發生了語言接觸，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中產生了不少雙向借用的詞語。外來借詞在進入到潮州話後由於音系規則不同受到潮州話的改造，這種調整既有語音層面的，也有結構層面的。

語音是語言符號的物質載體。受借語言在模仿、習得施借語言時，首先就是經由聽覺器官接受施借語言的語音並進行編碼，施借語言通過大腦輸入到母語者中，母語者憑藉大腦的識別、感知、判斷，由母語者通過發音器官以語音方式發出。在這個過程中，母語者並非嚴絲合縫地將施借語言（目標語）說出來，而是帶有一定程度的母語口音特色。

本文以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潮州話中外來借詞¹的語音轉換為基礎，分析探討音譯外來詞的音段在借入潮州話之後，如何經過改造以實現音系匹配，使之具有可讀性，總結出輔音和元音借用在東南亞潮州話裡的轉換規則及音譯策略。²

2. 東南亞潮州話外來借詞的記錄與研究

2.1. 早期東南亞地區潮州話外來詞的記錄

1841年美北浸信會傳教士璘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在曼谷出版的潮州話教材《潮州話》（*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前言（Preface）即提到：

曼谷的中國人口有不同的估計，從25萬到40萬不等。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講潮州話，而且他們每年都會從自己的家鄉大量遷入，因此可以推測，雖然他們可能會使用一些當地特有的表達方式，但他們的語言純正程度很高。他們可能從暹羅人那裡借用了一些表達方式，還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從他們的新關係中發展出來的；但反過來，他們也從自己的語言中向暹羅話轉移了更多的詞彙。其中包括數字、各種家具和蔬菜名稱，以及一些動詞和助詞，這些似乎都來自漢語，在使用時幾乎沒有改動。

¹ 主要是當地語言的音譯借詞，如英語進入到當地再進入到潮州話的情況，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² 因聲調的接觸更為複雜，本文暫不涉及，擬另文討論。

可以看到，早在 19 世紀中葉，由於曼谷的潮州人數眾多，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出於溝通的需要，曼谷的潮州話即與當地泰語產生語言接觸並借入或輸出詞彙。在曼谷學習潮州話後到汕頭傳教的美北浸信會傳教士斐姑娘（Adele Marion Fielde, 1839–1916）1883 年在上海出版的《汕頭方言詞典》（*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即收錄了個別外來詞詞條。如該書第 392 頁“鱷”條記錄了 ngāk-hū sām-lō kō kīe-cō bâ-kía³（鱷魚暹羅叫做“鮓圉”）一句，指出泰國潮州人對“鱷魚”的說法不同於本地。

1886 年由新加坡海峽殖民地的法庭翻譯員林雄成（Lim Hiong Seng）編寫的《汕頭話讀本》（*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中也收錄了一些新加坡潮州話中的外來詞，如第 87–88 頁：膠離 /Ka-lī/Curry、膠離末 /Ka-lī-buah/Curry stuff、羔丕 /Ko-pī/Coffee、斜莪粉 /Siâ-gō-hún/Sago、斜莪員 /Siâ-gō-īn/Sago in pills；第 96–97 頁：網膠 /Māng-ka/Jack-fruit、網黑 /Māng-hek/Mangoostine。³ 這些外來借詞今天仍然活躍在東南亞潮州話中，有不少還輸入到潮汕地區本土的潮州話，成為本地方言的詞彙。

約同一時期，新加坡古友軒也出版了馬來語和漢語的常用詞對照詞彙書《華夷通語》。該書序言講到彼時寄居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以“閩之漳泉、粵之潮州稱尤盛焉”，“其初履異域者每因言語不通，遂致經營難遂”，因此“爰取巫來由語注以漳泉潮音，輯成一書”。該書收錄了大量馬來語詞，這些詞彙使用漢字注音，所注讀音反映了 19 世紀東南亞地區閩南話尤其是潮州話和馬來話之間的對應關係（李如龍 1998；邱克威 2014；林素卉 2020）。

2.2. 當代海外潮州話外來詞的記錄

當代海外潮州話外來借詞的記錄比較零散。其中，劉堯咨編撰的《說潮州話》（1995）是一部頗具華僑特色的潮州方言詞典，前言提到該書“把潮語外來詞裡的泰語、馬來語、越南語和英語等收入”，希望“潮汕地區和國外潮人社區，各把該地的潮州話外來詞收集起來，然後匯總”。該序言又把潮州話的外來詞分為六類：一是譯音跟原音不完全一樣；二是同一事物，因地區不同而異稱；三是譯音之後，另創新詞；四是譯音後，改造成具有潮語語素模式；五是半譯音半譯義；六是借用其他僑鄉方言外來詞。據統計，該書共收錄了 583 條外來詞，本文所討論的“外來借詞”主要是第四種。

³ 原文照錄，調整順序，保留原字體、羅馬字拼音。這些詞有的仍保留在今潮州方言中，如“咖喱”[ka¹li⁵]、“斜莪粉”[sia⁵go⁵huŋ²]；有的已被其他說法替換，如“咖啡”[kia¹hui¹]替換了“羔丕”[ko¹pi⁵]；有的沒有保留下來，如語料中的“網膠”[maŋ⁷ka¹]、“網黑”[maŋ⁷hek⁴]，今說“菠蘿蜜”[po¹lo⁵bik⁸]、“山竹”[sūā¹tek⁴]（本文以數字 1–8 代表潮州話的 8 個調類：1 陰平、2 陰上、3 陰去、4 陰入、5 陽平、6 陽上、7 陽去、8 陽入）。

2.3. 相關研究成果

已有研究文獻中，陳曉錦（2003: 240）討論了馬來西亞吉隆坡廣東話、士乃客家話和新山潮州話三個漢語方言在借用馬來語、英語的借詞時的語音轉換並總結出八條共同規律，比如給每個借譯的詞加上了聲調、在複輔音之間添加元音或省去其中多出的輔音，使其符合漢語音節的結構規律等等。陳曉錦（2014: 963–967）進一步討論了東南亞華人社區漢語方言借詞中複輔音和濁音的語音轉換問題。文中總結了多種輔音轉換現象，不過對其轉化策略未作進一步討論。近年來，林素卉（2020）通過《華夷通語》討論東南亞閩南語對外來語所使用的音譯策略；郭獻尹、吳瑞文（2021）則以日語和印尼語為例研究台廈兩地閩南語中外來詞的語音調整，調整的方式包括輔音對當、語音中插、音節刪略、近似音替代以及超音段轉譯。這兩種研究以閩南語為觀察點，目標語涉及馬來語（印尼語）、日語等，對我們比較粵東閩語潮州話對外來借詞的音譯調整策略有參考意義。

2.4. 語料來源及選擇

《說潮州話》中外來借詞詞條的編纂者主要為長期生活在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華僑，⁴ 語料的準確度和可信度較高，本文的主要語料來源於該書。除此之外我們還參考了李永明（1991）、林倫倫（2006, 2012）、陳曉錦（2003, 2014）、陳曉錦、肖自輝（2019）的詞條，引用上述幾種語料隨文注明。各種語料收錄的外來借詞詞彙量如下：

表 1 本文的語料來源及其收錄外來借詞數量

	泰語	馬來語	越南語
劉堯咨編（1995）	212	236	22
李永明（1991）	/	54	/
林倫倫（2006）	54	/	/
林倫倫（2012）	56	13	/
陳曉錦（2003）	/	98 ^{新山}	/
陳曉錦、肖自輝（2019）	17 ^{曼谷} /23 ^{清邁} /13 ^{合艾}	7 ^{曼谷} /8 ^{清邁} /10 ^{合艾}	/
陳曉錦（2014）	1 ^{新加坡} /62 ^{曼谷}	102 ^{新山} /69 ^{新加坡} /100 ^{坤甸} /4 ^{胡志明市} /6 ^{曼谷}	1 ^{坤甸} /21 ^{胡志明市}

為確保語料性質的同一性，我們首選當地潮州話的外來借詞進行分析。例如 tongkat^{手杖}為馬來語詞，劉堯咨編（1995: 184）記錄的馬來西亞潮州話為“動角”

⁴ 該書前言提到，該書外來詞“泰語部分由廖克平、鐘華、陳偉先，越語部分由林靜女士分別撰寫”。

[toŋ⁶kak⁴]，陳曉錦、肖自輝（2019: 470）記錄的泰國清邁、合艾潮州話為“洞葛”[tuŋ²¹kaŋ²]。後者有可能是經由泰語二次轉譯而成，我們在分析時以前者為準。

3. 潮州話與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音節結構差異

東南亞地區泰國、越南、馬來西亞三地的語言中，泰語、越南語及馬來語向來被認為是“東南亞語言聯盟”中的成員語言，其中泰語、越南語屬於孟高棉語，馬來語屬於南島語。⁵ 潮州話屬於漢語閩南方言中的次方言，跟這些東南亞鄰近語言同為一個語言聯盟，彼此之間共享某些語言結構特徵。例如在語音上，東南亞語言聯盟的語音結構以單音節為主導；有些語言在主要音節前有次要音節（*prefixal syllable*），次要音節元音是非重讀的央元音。次要音節與主要音節組成“一個半音節”（*sesquisyllables*）；音節結構模式相同，內部結構緊密；有聲調，或有產生聲調的強力傾向；有舌尖元音，主要出現在舌尖輔音後等等（陳忠敏 2022: 301–302）。其中，單音節性或單音節化是其最重要的特徵。

音節作為音系中極為重要的結構單位，是分析音譯借詞音系特點的首要單位。泰語、越南語的單音節語素在構詞法和句法分析中佔據重要地位。馬來語雖然是多音節詞（大多是雙音節），但詞彙的基本單位仍是單音節，在音譯時，潮州話採用一定的策略來進行適應性調整（*adapted integration*），均以單個音節進行對應匹配。在匹配時，音節結構的對應是二者最重要的模式。

在音節結構上，潮州話主要是 (C₁) V (C₂) 結構，基本音節結構又可表示如下：

$$\begin{array}{c} T \\ (C_1) (V_1) V (V_2, C_2) \end{array}$$

T= 聲調，C₁= 聲母輔音，V₁= 韻頭（介音），V= 韻腹，V₂= 韻末（韻尾元音），C₂= 韻尾輔音。其中韻尾（V₂, C₂）是互相排斥的。

其他三種語言的音節結構如下：

一、泰語的音節結構如下（參看 Kenstowicz & Suchato 2006）：

$$\begin{array}{c} T \\ (C_1) (R) V (C_2) \end{array}$$

⁵ 馬來語屬於南島語系的馬來一波利尼西亞語系印度尼西亞語族，是否為該聯盟成員尚有爭議，但其受周圍語言影響，往東南亞語言聯盟的方向演變。



T= 聲調， C_1 = 聲母輔音，R= 兼具元音和輔音性質的流音和半元音， C_2 = 韻尾輔音。
輔音叢 (consonant cluster) 是指 C_1R 結合之後的整體，不等於 R。⁶

二、越南語的音節結構如下：

$$\begin{array}{c} T \\ (C_1) (w) V (G, C_2) \end{array}$$

T= 聲調， C_1 = 聲母輔音，w= 唇軟齶介音 [w]，V= 韻腹元音，G= 韻尾滑音 ([j] 或 [w])， C_2 = 韻尾輔音。

三、馬來語主要是 $(C_1) V (C_2)$ 結構，具體可分四種：即 V、 VC_2 、 C_1V 、 C_1VC_2 。馬來語沒有聲調。

從語音角度看，這三種語言的音節都可按潮州話“聲母 + 韻母 + 聲調”的結構進行分析，音節中的成分按輔音、元音音段排列是 C_1VC_2 ，其中 C_1 是音節頭、 C_2 是音節尾。這些輔音在音節中的地位不同： C_1 是與韻母同一層次的成分， C_2 則是韻母底下韻中韻尾的一個成分。所以與 C_1 相比，一個音節裡的 C_2 數量要遠遠少於 C_1 ，分類也比 C_1 簡單。

從輔音的數量上看，潮州話 18 個、泰語 21 個、越南語 22 個、馬來語 27 個，其中潮州話和泰語相同的輔音 14 個、和越南語相同的輔音 11 個、和馬來語相同的輔音 13 個（見表 2、表 3、表 4），幾種語言的輔音系統相當不對應。例如，泰語、越南語、馬來語都有唇齒清擦音 [f]（多來自外來詞）和舌尖濁塞音 [d]，馬來語輔音發音方法上沒有送氣音和不送氣音的對立。

表 2 潮州話與泰語輔音比較

潮州話 (18 個)						泰語 (21 個)					
p	p ^h	b	m			p	p ^h	b	m	f	w
t	t ^h		n	l		t	t ^h	d	n	l	r
k	k ^h	g	ŋ	h	ʔ	k	k ^h		ŋ	h	ʔ
ts	ts ^h			s	z	c	c ^h			s	j

⁶ 此處承審稿人指正，謹此致謝！

表 3 潮州話與越南語輔音比較

潮州話 (18 個)						越南語 (22 個)					
p	p ^h	b	m			ɓ	m	f	v		
t	t ^h		n	l		t	t ^h	d	n	l	
k	k ^h	g	ŋ	h	ʔ	k ^①	k ^h		ŋ	h	ɣ
ts	ts ^h			s	z					s	z
						t				ɲ	
						ʃ				ʂ	ʐ

① 越南語音系中，聲母 [k] 在書寫上有三種寫法：k、c 和 q，這三個字母作為聲母發音相同，只是在書寫規則上與元音搭配不同。

表 4 潮州話與馬來語輔音比較

潮州話 (18 個)						馬來語 (27 個)					
p	p ^h	b	m			p	b	m	f	v	w
t	t ^h		n	l		t	d	n	l	r	
k	k ^h	g	ŋ	h	ʔ	k	g	ŋ	h	ɣ	ʔ
ts	ts ^h			s	z	ʃ	ʈ	ɲ	ʃ		
									s	z	
									x		j
									θ	ð	

4. 輔音音譯策略

4.1. 音節尾的輔音音譯策略

對於音節結構 (C₁) V (C₂) 來說，能夠充當 C₂ 的輔音數量各不相同：

表 5 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音節尾輔音

潮州話	5	[-m]、[-ŋ]、[-p]、[-k]、[-ʔ]
泰 語	6	ɯ[-m]、ɯ/ɯ̃/ɯ̄/ɯ̅/ɯ̆/ɯ̇[-n]、ɯ̈[-ŋ]、ɯ̉[-p]、ɯ̊[-t]、ɯ̋[-k]
越南語	8	m[-m]、n[-n]、ng[-ŋ]、nh[-ɲ]、p[-p]、t[-t]、c[-k]、ch[-c] ^①
馬來語	13	[-m]、[-n]、[-ŋ]、[-f]、[-b]、[-p]、[-t]、[-k]、[-h]、[-ʔ]、[-s]、[-l]、[-r]

① 其中 [-ŋ]、[-ɲ] 和 [-c]、[-k] 分別被認為是同一音位的不同變體。

通過表 5 可以看出，潮州話和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音系中可以充任 C₂ 的輔音數量並不一致，其中的 [-m]、[-ŋ] 和 [-p]、[-k] 是四者共有的音節尾輔音。潮州話音系中

所沒有的韻尾均被改造為發音部位相近的輔音 [-ŋ]、[-k]、[-ʔ] 來與之匹配，極少被改造為 [-m]、[-p]。例如：

- (1) 泰：榜 [paŋ²] ≡ บ้าน[ba:n⁵¹] 家；房屋⁷、博 [p^hak⁴] ≡ ผัด[p^hat²¹] 炒、闕 [k^huek⁴] ≡ ขวด[k^hu:at²¹] 瓶子、逼 [pek⁴] ≡ เป็ด[pe²¹] 鴨子
- (2) 越：□ [bek⁸] ≡ biét 明白、莫祝 [mok⁸tsok⁴] ≡ một chút 少許；一些、沙蘭 [sa¹lan⁵] ≡ xà lan 駁船、簇 [ts^hu²] ≡ chuc 越南計量單位、厄大 [e²ta⁶] ≡ héc ta 公頃
- (3) 馬：依岳 [i¹ŋak⁸] ≡ ingat 回想；想想、移干 [i⁵kan¹] ≡ igan 魚、癩跡 [pik⁴tsia²] ≡ pēchat 被解雇；被辭退、踏滑 [ta⁷kuk⁸] ≡ takut 害怕

馬來語中的 [-f]、[-b]、[-s]、[-l]、[-r]、[-h] 六個音節尾輔音為潮州話所沒有，其中 [-f]、[-b] 所轄的字很少，在文獻中也找不到借詞，而其他韻尾多被改造，例如：

- (4) [su²] ≡ [-s]：哈密士 [ha¹bik⁸s^u] ≡ habis 完了、班那士 [paŋ¹na¹s^u] ≡ panas 熱；天熱；高溫的
- (5) [-k] ≡ [-l]：叻突 [buk⁴tuk⁸] ≡ betol 確實；正好（李永明 1991: 60）
- (6) [-k]/[-ŋ] ≡ [-r]：巴剎 [pa¹sak⁴] ≡ pasar 市場、阿逸 [a¹ik⁸] ≡ ayer 水、筴些 [tak⁴se¹] ≡ taksir 估計（李永明 1991: 60）、的倒 [ti¹to²] ≡ tidor 睡覺、濫巴 [lam³pa¹] ≡ lumpur 泥濘地；沼澤地
- (7) [-ŋ] ≡ [-h]：□ 囉 [ga³lo¹] ≡ gadoh 吵架、婀娜蘭沙拉 [o¹lan⁵sa¹la³] ≡ orang salah 違法的人；被告、魯嗎 [lu²ma⁵] ≡ rumah 新的

上述例（4）（5）（6）顯示非塞音的輔音尾 [-s]、[-l]、[-r] 在借入潮州話時，都被改造成塞音韻尾 [-ʔ]、[-k] 或陰聲韻尾。

此外，馬來語借詞以 [-k] 收尾的詞彙在潮州話中有兩種匹配方式：一種是 [-k]，一種則是 [-ʔ]。⁸ 例如：

- (8) 馬：膠力 [ka¹lak⁸] ≡ garak 擀麵杖、嗎虐 [ma¹ŋiak⁸] ≡ banyak 很多、炳特 [peŋ²tek⁸] ≡ pendek 短；矮

⁷ 本文用符號 “≡” 表示匹配關係，“A ≡ B” 表示在語言接觸中受借語言（母語）用 A 來讀施借語言（目標語）中的 B。

⁸ 根據楊迎楹（2013: 43），檳城閩南話一律以 [-ʔ] 匹配馬來語詞彙中的音節尾 [-k]，而潮州話則以 [-ʔ]、[-k] 匹配，顯示出二者不同之處。

- (9) 馬：亞□ [a¹gaŋ⁴] = agak_{估計；推測}、峇曆 [ba³leŋ⁸] = balek_{開；打開；開放}、□煤 [ga³saŋ⁸]
= gasak_{發生故障；出了毛病}

跟閩南話音系相比，潮州話少了 [-n]、[-t] 兩個輔音韻尾。在 [-p]、[-t]、[-k] 塞音韻尾俱全的閩南話中，外來借詞更常用塞音 [-t] 去翻譯流音 [-r] 和 [-l]。例如：馬來語的 pasar_{市場} 在閩南話中讀為 [pa¹saŋ⁴]，tikar_席 讀為 [ti¹kaŋ⁸]；在詞典《華夷通語》中，用來翻譯 [-l] 的大多是收 [-t] 尾的字，如“日骨滑達實舌蜜”等（邱克威 2014）。這說明相比 [-k]，[-t] 的音色更接近 [-r] 和 [-l]。究其原因，是二者發音部位相同，皆為舌尖前音。這一現象也佐證了在匹配時，說話人優先考慮的是輔音的發音部位，其次才是發音方法。⁹

以上提及的（4）（7）兩個現象在《華夷通語》中也有所體現。根據林素卉（2020）的研究，《華夷通語》中大部分具有 [-s] 的音節在翻譯中都增添“氏”字以彌補閩南語音系本身的缺乏，而所錄具有 [-h] 的馬來語詞，在音譯中皆沒有被翻譯。這與潮州話的音譯策略相一致。

4.2. 音節首的輔音音譯策略

在 (C₁) V (C₂) 音節結構中，音節首的 C₁ 可接受的輔音數要比 C₂ 多。潮州話和其他三種語言最常見的匹配模式是各自音系中相同的輔音一一對應，其中 [p-]、[b-]、[m-]、[t-]、[n-]、[l-]、[k-]、[ŋ-]、[h-]、[s-] 等 10 個輔音為完全等同匹配。除此之外，其他外來音譯借詞還存在如下若干不對應的匹配規則：

對應規則①：潮州話 = 泰語 = 越南語 = 馬來語 [l] = ๑ ๓ [d]/๔ [r] = ๕ [d]/๖ [z] = ๗ [d]/๘ [r]

潮州話中的 [l-] 除了用來匹配三地的 [l-] 之外，還用來匹配施語中 [r-]、[d-]、[d-]、[z-]、[d-] 等輔音。¹⁰

泰語和馬來語中的 [r-] 為舌尖前濁顫音，潮州話音系中沒有與之對應的輔音，因此借用時選擇發音部位相同的 [l-] 進行匹配。例如：

⁹ 林欣怡（2016: 125）則認為新加坡閩南話對於能夠在音節尾位置上出現的輔音的條件限制較多，因此音節尾輔音在借用上必須放棄對語音相似性的要求而把不能接受的音節尾轉換為合格的音節尾，所以音節尾的借用更注重發音方法。

¹⁰ 這種現象還發生在廈門閩南話的印尼語借詞中：印尼語借詞中原先分別有四類輔音 [l]、[d]、[r]、[n]，在廈門閩南話借詞中都是 [l]（郭獻尹、吳瑞文 2021）。但潮州話的 [l]、[n] 不混，不用 [l] 來匹配其他語言中的 [n]。

- (10) 泰：樂 [lak⁸] ≡ รำ[rak⁴⁵] 愛慕、藍 [lam¹] ≡ รำ[ram³³] 跳舞、洛 [lok⁸] ≡ รถ[rot⁴⁵] 車；車輛
 (11) 馬：羅的 [lo⁵ti¹] ≡ roti 小餅乾、羅可 [lo⁵k^ho²] ≡ rokok 香煙、婀娜 [o¹lan¹] ≡ orang 人

在馬來語的音節中，C₁ 中的 [r-] 舌頭顫動明顯，發音清晰；C₂ 中的 [-r] 則發音不明顯，故 [-r] 被翻譯成潮州話時有時被省略。例如：

- (12) 馬：的倒 [ti¹to²] ≡ ditor 睡覺、西窯 [sai¹ie⁵] ≡ sayor 菜；生菜

泰語和馬來語中的 [d-] 為舌尖濁塞音，越南語中 [d-] 是一個濁內爆音，屬於非肺部氣流音，潮州話中 [t-]、[t^h-]、[n-]、[l-] 聲母的發音部位均與之相同。但是在 [±濁] 這一特徵下，濁邊音 [l-] 與 [d-]、[d-] 發音方法更為接近，故潮州話沒有使用清聲母 [t-]、[t^h-] 來匹配其他語言的 [d-]、[d-]。例如：

- (13) 泰：祿 [lok⁸] ≡ ดอก[ɗɔ:k²¹] 花朵、奈 [lu¹] ≡ ดู[du:³³] 看
 (14) 越：隆 [loŋ⁵] ≡ đòng 元
 (15) 馬：班萊 [paŋ¹lai²] ≡ pandai 聰明的；能幹的、口囉 [ga³lo¹] ≡ gadoh 爭吵、榴槤 [liu⁵lien⁵] ≡ durian 榴槤

值得一提的是，馬來語中的 [d] 有時也被匹配為潮州話中的 [t-] 或 [-k]，例如：

- (16) 馬：株獨 [tu¹tok⁸] ≡ duduk 坐下、的踏 [ti¹ta²] ≡ tidak 沒有；不、炳特 [peŋ²tek⁸] ≡ pendek 短；矮

潮州話中沒有舌尖塞音韻尾，所以馬來語中同部位的音節首輔音 [d-] 有時也會被分析為音節尾輔音 [-k]，例如：

- (17) 馬：吉哀 [kek⁴ai¹] ≡ kedai 雜貨店（李永明 1991: 59）

和潮州話一樣，新加坡閩南話音系中也沒有與英語對應的舌尖濁塞音 [d]，借用者所採取的改造方法也有兩種：第一是改造為舌尖邊音 [l]，保留濁音性質；第二是直接清化為相同發音部位的 [t]，兩者各佔一半的比例，沒有明顯的傾向（林欣怡 2016: 61）。這一現象可以說明馬來語中的 [d] 音色游離於潮州話的 [l] 和 [t] 之間。

潮州話音系中的舌尖前清塞音 [t]—[t^h] 是不送氣 / 送氣兩向對立，泰語、越南語均是 [t]—[t^h]—[d] 三向對立，而馬來語的舌尖前塞音只有 [t]—[d] 清濁對立。將 [d]

借為不送氣 [t] 而不是送氣 [tʰ]，也符合在感知上馬來語的濁塞音 [d] 和不送氣 [t] 更相似。

另一方面，潮州話 [l] 聲母的實際發音可能與閩南話一樣為鼻冠音 [ᵐd]。閩南話的 [l] 聲母一般被認為它的音色接近 [d]，有時介乎 [l] 和 [d] 之間（羅常培 1956: 6；楊秀芳 1991: 24；竺家寧 1999: 54），而胡方（2005）通過聲學分析指出它實際上是鼻冠音 [ᵐd]，而不是傳統的一般濁擦音和邊音。

此外，陳曉錦（2014: 954）記錄的胡志明市潮州話的越南語音譯詞中 cà ri 咖喱 [ka³³li⁵⁵]、cà rem 霜淇淋 [ka³³liam³³] 兩詞使用了 [l-] 對譯越南語的 r[z̤]。

對應規則 ②：潮州話 ≡ 泰語 ≡ 越南語 ≡ 馬來語 [ts/tsʰ] ≡ ɟ[c]/ɟ[cʰ] ≡ ch[t̚s/t̚ʰ] ≡ ch[t̚]

泰語中的 [c-]、[cʰ-] 為舌面中清塞音，泰國學者習慣標注為 [c-]、[cʰ-]，中國學者習慣標注為舌尖前 [ts-]、[tsʰ-]，二者音色接近。例如：

(18) 泰：草 [t̚sʰau²] ≡ 𦵏 [cʰau⁵¹] 租賃

越南語音系中的塞擦音僅有 [t̚ʃ-] 一個。根據嚴翠恒（2006: 22），越南語的 ch[c-] 實際讀音已經擦化接近於塞擦音 [t̚ʃ-]、[t̚ʃ-]，為不送氣清塞音，沒有送氣音與之對立。因此潮州話翻譯時比較自由，可使用送氣 [tsʰ-] 或不送氣 [ts-] 進行匹配。例如：

(19) 越：祝 [tsok⁴] ≡ chùt[t̚ʃot] 少量；稍微；一點點、裁 [t̚sʰai⁵] ≡ chai[t̚ʃai] 玻璃瓶

馬來語音系中沒有舌尖前音，而有不送氣舌葉音 [t̚ʃ-]，潮州話利用不送氣舌尖音 [ts-] 與之匹配，例如：

(20) 馬：英澤 [en¹tsek⁸] ≡ enché 叔叔、密渣勝 [mik⁸t̚sa¹la⁵] ≡ bichara 打官司、朱裡 [tsu¹li²] ≡ churi 偷；竊

對應規則 ③：潮州話 ≡ 越南語 [s] ≡ x[s]/s[s̚]

越南語中的舌尖清擦音有前後對立，而潮州話舌尖擦音沒有，故採用 [s-] 與之匹配。

對應規則 ④：潮州話 ≡ 泰語 ≡ 越南語 ≡ 馬來語 [z] ≡ ɣ ɣ[j] ≡ gi[z]/v[v] ≡ j[ɟ̞]

泰語中的 [j-] 為舌面半元音，潮州話以 [z-] 音譯相關借詞，例如：

(21) 泰：□ [za¹] ≡ ɣa[ja:³³] 藥

同規則 ③，越南語中的舌尖濁擦音有前後對立，而潮州話沒有，故採用 [z-] 與之匹配。同樣，唇齒濁擦音 [v-] 亦不見於潮州話音系中，[z-] 與 [v-] 共享 [+濁][+擦音] 這兩項特徵。當沒有與之相同發音部位的輔音可以匹配時，發音方法會成為匹配的最高優先順序。例如：

(22) 越：□□ [zu³³sɿ³⁵] ≡ vú sũa[yu suɿɿ] 牛奶果 (陳曉錦 2014: 905)

(23) 馬：惹學 [zia¹hak⁸] ≡ jahat 頑皮的；不好的；兇惡的、惹昂 [ria²ŋaŋ²] ≡ janggan 不要；不好、
□兒 [ga⁷zi⁵] ≡ gaji 工資；薪水

對應規則 ⑤：潮州話 ≡ 越南語 ≡ 馬來語 [k^h] ≡ kh[k^h] ≡ k[k]

越南語的 [k^h-] 聲母是一個擦音，發音時先發一個短促的 [k]，緊接著發 [x]。越南語中只有 [k-] 而沒有與之相對應的送氣的 [k^h-]，故潮州話在匹配 [k^h-] 時，將短促的 [k] 與 [x] 改造為本音系中的 [k^h-]。

馬來語音系中，舌根清塞音沒有送氣不送氣的對立，一般都是與潮州話的 [k-] 匹配，但存在例外：

(24) 馬：力白 [lak⁴k^hu⁶] ≡ laku 貨物暢銷；走俏、羅可 [lo⁵k^ho²] ≡ rokok 香煙

4.3. 音節中的輔音音譯策略

相較於泰語和越南語的單音節性，馬來語的音節結構比較特殊，多音節詞中間的輔音有時候被受借語言分析為前一音節的輔音尾，例如：

(25) 馬：兒六甲 [ɗi⁵lak⁸ka⁷] ≡ jilaka 不湊巧、吉哀 [kek⁴ai¹] ≡ kedai 雜貨店 (李永明 1991: 60)

這說明音節內部的音素結合得十分緊密。面對施借語言馬來語的同一種音節結構 -C-，受借語言潮州話的選擇機制可以有所不同，既可以分析為 C₂，也可以分析為 C₁，體現出語音選擇機制的靈活性。

馬來語音節中的輔音音譯策略，也見於客家方言外來借詞中。20 世紀初流行於新馬一帶的對譯詞典《正客音譯木來由話》使用客家話讀音讀出的漢字給馬來語注音，有些漢字注音的前一個音節的韻尾和後一個音節的聲母相同，例如：

(26) 馬：各 各 [kək⁷kək⁷] ≡ kokok 啼、炎 命 [iam⁵mian⁷] ≡ jamin 擔保 (蕭麗燕 2002: 493)

4.4. 小結

不同的方言中通常有相同的語音選擇機制，即所謂的“近似音替代”，¹¹ 這種機制確保了施借語言跟受借語言之間的可溝通度。綜上可以看出，海外潮州話對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的音節首尾輔音對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音譯策略如下表所示：

表 6 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輔音對應

	潮州話	泰語	越南語	馬來語
音節尾	[-ŋ]	[-n]	[-n]	[-n]
	[-k]	[-t]	[-t]	[-t]、[-l]、[-r]
	[-ʔ]	—	—	[-k]、[-s]
	[-0]	—	—	[-r]、[-h]
音節首	[l-]	[d-]、[r-]	[d̪-]、[z̪-]	[d-]、[r-]
	[ts-]、[tsʰ-]	[c-]、[cʰ-]	[t͡s̺-]/[t͡ʃ-]	[t͡ʃ-]
	[s-]	—	[ʃ-]	—
	[z-]	[j-]	[z̪-]、[v-]	[d͡ʒ-]
	[kʰ]	—	[^k χ-]	[k-]

5. 元音音譯策略

相比輔音的匹配，東南亞潮州話對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單元音對應匹配規則相對比較簡單，潮州話有六個單元音、泰語有九個單元音、越南語有九個單元音，馬來語有六個單元音。其中，馬來語與潮州話單元音對應程度最高（見表 7）。在單元音音譯過程中，一般使用對應的“近似音”進行替代，例如“夥計”這一概念義詞馬來語說 kuli，潮州話譯為 [ku¹li²]，這兩個音節與潮州話音系及音節結構完全等同匹配。

表 7 潮州話、泰語、越南語、馬來語的元音對應

潮州話	a	e		i	u	o		u	
泰語	a/a:	ɛ/ɛ:	e/e:	i/i:	u/u:	o/o:	ɔ/ɔ:	u/u:	ə/ə:
越南語	a/a:	ɛ	e	i	u	o	ɔ	u	ə ^①
馬來語	a	ɛ	—	i	u	—	ɔ	—	ə

① 越南語的 [ə] 實際音色接近 [ɤ]。

¹¹ 所謂“近似音替代”，是指音譯過程中，人們傾向於採用借入詞語的語言相同的音位或相近的音位，而較少產生新的音位，這是由於採用借入語言的音位對借入詞彙的語言的使用者而言更容易發音的緣故（郭獻尹、吳瑞文 2021）。

不過，這種相似性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複合元音在匹配的過程中，除了考慮到音素音值的相似對應匹配之外，受借語言中的“庫藏音節”¹²直接影響了採用什麼音節與之匹配。劉丹青（2023）認為漢語音譯以音節為最小翻譯單位，只接受音系庫藏中的現成音節；庫藏音節外的掛單音素須通過音素增加轉化為庫藏音節或刪除。借詞會避免製造出庫藏中不存在的音節，不論該音節是否合法。例如：

一、潮州話有輔音聲母 [tʰ]，韻母 [uai]，就語音單位而言都可以是合法的入庫音素，但 [tʰ] 不能夠和 [uai] 相拼構成音節，語者不會為 [tʰuai] 這樣的非庫藏音節創造一個表層不存在的音節。所以在音譯泰語 ถ้วย [tʰu:ai⁵¹] 杯：碟時，折合成固有的庫藏音節 [tʰue]；又如越南語的 Éo[eu]，潮州話以 [iou] 音譯。

二、新加坡潮州話中沒有 [in]、[iŋ] 韻母，因此遇到馬來語中的 in/ing 音節時，當地的潮州話匹配為 [eŋ]。例如：交寅 [kau¹eŋ⁵] ≡ kau-in 結婚、嚷明 [ziaŋ²meŋ⁵] ≡ jaming 保證。

三、泰語和越南語的元音同樣具有鬆緊特徵的區別，但這個區別特徵對潮州話母語者來說是難以分辨的，因此鬆緊特徵的區別在感知階段被受借語言所剔除。例如：越南語 lai cǎng 混血兒 一詞中的 ǎ 是個短 [a]，xà lan 駁船 中的 a 是長 [a:]，前者潮州話譯為 [lai¹kaŋ¹]，後者譯為 [sa¹laŋ⁵]。

綜上，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外來借詞在借入各類元音有一定的規律，呈現出如下特點：（1）基於語音相似性進行匹配；（2）受限於庫藏音節；（3）鬆緊特徵對立被剔除。另外，泰語、越南語和馬來語均沒有鼻化元音，所以在匹配時潮州話不會啟用音系中的鼻化元音來進行音譯。

6. 結論

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在吸收目標語借詞的語音時，處於音節不同位置上的輔音及元音都會受到母語音系的語音區別特徵制約，這時潮州話會對目標語進行適應性調整，這種調整既跟語音相似度有關，也跟施借語言（輸出語）的音系結構有關。漢語及其方言與“東南亞語言聯盟”內諸語言作為單音節性或單音節化特徵顯赫的語言，音素並不是成為進入音譯借詞的充分條件，音節才是進行語音選擇機制的首要單位。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這種語音選擇的相對性。例如陳曉錦（2003: 241）提到：

¹² 劉丹青（2023）認為任何需要譯成漢語的語音單位都必須表現為漢語音系庫藏（phonological inventory）中固有的一個個音節，即庫藏音節（inventorial syllables）。

實際上，在我們的詞彙表裡，凡是馬來語有 **g** 的借詞，新山潮州話都無例外地將其轉譯為同部位的 **k**；相反，倒是有一讀舌根清塞音 **k** 的馬來語借詞 **koko**（可），新山潮州話反而把它讀成了 **goʔ²goʔ⁵³**，清音反變濁音。

在我們搜集的馬來語對譯語料中很少會出現這種情況，僅有一例 **tanggong** 擔保；保證 潮州話讀 [tam¹kon¹]，其餘情況，無一例外都是潮州話使用 [g] 來匹配馬來語的 **g**[g]：

表 8 潮州話對馬來語 **g**[g] 的音譯

潮州話	馬來語	詞義
亞□ a¹gaʔ⁴	agak	估計；推測
□□ gaʔ⁴gaʔ⁴	agak-agak	大概；差不多
□囉 ga³lo¹	gadoh	爭吵；吵架
□煤 ga³saʔ⁸	gasak	發生故障；出了毛病
□兒 ga⁷zi⁵	gaji	工資；薪水
牙蘭 ge⁵lan¹	gěran	土地所有權證；地契
疑拉 gi⁶la¹	gila	傻乎乎；傻子
□鈴 go¹leŋ¹	goreng	油煎；油炸
牛拉 gu⁵la¹	gula	糖
惹□ zia¹ga³	jaga	留心、注意；守護；管顧
如□ zu²gaʔ⁴	juga	也；同樣；彼此彼此
斜鵝粉 sia⁵go⁵hun²	sago	芭蕉芋塊莖澱粉製作的粉絲

在以上馬來語詞彙中，新山潮州話 **agak** 音譯為 [a³³kaʔ²]、**goreng** 音譯為 [ko³³liŋ³³]、**jaga** 音譯為 [tsia³³ka⁵³]（陳曉錦 2014: 834）；又如，越南語詞語 **lai cǎng** 混血兒、**chả giò** 春捲 在劉堯咨編（1995: 387, 614）和陳曉錦（2014: 905）中分別記為 [la¹kan¹]/[lai³³kan³³] 和 [tsa³dzia³]/[tsa³⁵io¹¹]，無論是輔音、元音甚至聲調，兩者的記錄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可能是說話人發音習慣的問題，也可能是年齡、性別、籍貫、教育程度等社會因素的影響，顯示了語音選擇機制的相對性和複雜性，背後成因尚待進一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一百多年來潮州方言語音發生了舌尖鼻音、塞音韻尾 [-n/-t] 跟舌根鼻音、塞音韻尾 [-ŋ/-k] 合併音變，音系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了目標語與潮州話音系的相似度降低。¹³ 從當代東南亞地區的潮州話借詞音系來看，這項音變已經從本土的潮州話影響到海外潮州話，也從側面說明海內外潮州話的語音演變方向是高度一致的，這也是海內外的潮州人頻繁交往的一個體現。

¹³ 例如馬來語“吃”概念義詞說 **makan**，潮州話譯為 [ma¹kan¹]，由於一百多年來潮州方言音系中前後鼻音韻尾合併，後一音節只能用舌根鼻音韻尾對譯舌尖鼻音韻尾，造成相似度降低。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近代域外潮州方言文獻所見詞彙系統及其歷史演變研究”（25BYY061）的支持。文章初稿曾在第二屆廣東語言文化海外傳承與傳播學術研討會（暨南大學華文學院，2023年12月1日至3日）宣讀。友生吳燕玲同學協助製作《說潮州話》的外來詞語料庫，神戶大學博士生陳凱僑協助核對了本文的越南語語料，匿名審稿專家惠賜了寶貴意見，在此謹致謝忱。文中任何錯訛，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陳曉錦。2003。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iaojin Chen. 2003. *Malaixiya de Sange Hanyu Fangya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陳曉錦。2014。東南亞華人社區漢語方言概要。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廣東有限公司。Xiaojin Chen. 2014. *Dongnanya Huaren Shequ Hanyu Fangyan Gaiyao*.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陳曉錦、肖自輝。2019。泰國華人社區的漢語方言。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Xiaojin Chen & Zihui Xiao. 2019. *Taiguo Huaren Shequ de Hanyu Fangyan*.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陳忠敏。2022。歷史比較語言學。上海：中西書局。Zhongmin Chen. 2022. *Lishi Bijiao Yuyanxue*. Shanghai: Zhongxi Shuju.
- 郭獻尹、吳瑞文。2021。台廈兩地閩南語中外來詞的語音調整與對比——以日語和印尼語為例。閩台文化研究 3。74–82。Hsien-Yin Kuo & Rui-wen Wu. 2021. *Tai Xia liangdi Minnanyu zhong wailai ci de yuyin tiaozheng yu duibi: Yi Ri yu he Yin ni yu wei li*. *Min Tai Wenhua Yanjiu* 3. 74–82.
- 胡方。2005。論廈門話 [m²¹ ɲ²¹ d] 聲母的聲學特性及其他。方言 1。9–17。Fang Hu. 2005. *Lun Xiamenhua [m²¹ ɲ²¹ d] shengmu de shengxue texing ji qita*. *Fangyan* 1. 9–17.
- 李如龍。1998。《華夷通語》研究。方言 2。105–113。Rulong Li. 1998. “Huayi Tongyu” yanjiu. *Fangyan* 2. 105–113.
- 李永明。1991。新加坡潮州話的外語借詞和特殊詞語。方言 1。56–63。Yongming Li. 1991. *Xinjiapo Chaozhouhua de waiyu jieci he teshu ciyu*. *Fangyan* 1. 56–63.
- 林倫倫。2006。潮汕方言和泰語的雙向借詞及其演變發展。民族語文 2。24–30。Lunlun Lin. 2006. *Chaoshan fangyan he Taiyu de shuangxiang jieci ji qi yanbian fazhan*. *Minzu Yuwen* 2. 24–30.
- 林倫倫。2012。潮汕方言：潮人的精神家園。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Lunlun Lin. 2012. *Chaoshan Fangyan: Chaoren de Jingshen Jiayuan*.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林素卉。2020。東南亞閩南語對外來語所使用的音譯策略——以《華夷通語》為研究中心。見臺灣聲韻學學會（編），聲韻論叢（第二十四輯），57–85。臺北：學生書局。Su-Hui Lim. 2020. *Dongnanya Minnanyu dui wailaiyu suo shiyong de yinyi celüe: Yi “Huayi Tongyu” wei yanjiu zhongxin*. In Taiwan Shengyunxue Xuehui (ed.), *Shengyun Luncong*, di’ershi si ji, 57–85. Taipei: Xuesheng Shuju.
- 林欣怡。2016。新加坡閩南話英語借詞的音系分析。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Sin Yee Lim. 2016. *Xinjiapo Minnanhua Yingyu jieci de yinxi fenxi*. Xinjiapo: Xinjiapo Guol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劉丹青。2023。音節顯赫如何塑造漢語的專名音譯模式。語言文字應用 1。57–66。Danqing Liu. Yinjie xianhe ruhe suzao Hanyu de zhuanming yinyi moshi. *Yuyan Wenzhi Yingyong* 1. 57–66.
- 劉堯咨（編）。1995。說潮州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Yaozi Liu (ed.). 1995. *Shuo Chaozhouhua*. Guangzhou: Huanan Ligong Daxue Chubanshe.
- 羅常培。1956。廈門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Changpei Luo. 1956. *Xiamen Yinxi*.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 邱克威。2014。19 世紀末馬新方言文獻中馬來語音節末尾流音 -r、-l 的對音——兼論中古漢語入聲弱化問題。馬來西亞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 3(2)。1–14。Kiak Uei Khoo. 2014. 19 shiji mo Ma Xin fangyan wenxian zhong Malayu yinjie mowei liuyin “-r” “-l” de duiyin: Jianlun Zhonggu Hanyu rusheng ruohua wenti. *Malaixiya Renwen yu Shehui Kexue Xuebao* 3(2). 1–14.
- 蕭麗燕。2002。《正客音譯木來由話》評介。見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489–501。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Liyan Xiao. 2002. “Zhengke Yinyi Mulaiyouhua” pingjie. In Dongyuan Xie et al. (eds.), *Kejia Fangyan Yanjiu: Disi Jie Ke 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489–501.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嚴翠恒。2006。漢越語音系及其與漢語的對應關係。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Thuy Hang Nghiem. 2006. *Hanyueyu yinxi ji qi yu Hanyu de duiying guanxi*.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 楊秀芳。1991。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Hsiu-Fang Yang. 1991. *Taiwan Minnanyu Yufa Gao*. Taipei: Da'an Chubanshe.
- 楊迎楹。2013。檳城閩南語語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inyin Yeoh. 2013. *Bincheng Minnanyu yuyin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shuoshi xuwei lunwen.
- 竺家寧。1999。臺北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Chia-Ning Chu. 1999. *Taibeiuhua Yindang*.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Dean, William. 1841.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Bangkok: Siam.
- Field, Adele Marion.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Kenstowicz, Michael & Atiwong Suchato. 2006. Issues in loanword adaptation: A case study from Thai. *Lingua* 116(7). 921–949.
- Lim, Hiong Seng. 1886.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Singapore: Koh Yew Hean Press.

Transliteration Strategies for Loanwords in the Teochew Dialect of Southeast Asia

Jian Zhang

Shant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eochew loanwords from Thailand, Vietnam, and Malaysia (recorded in Teochew dialect documents) as research material. By comparing syllable structure differences among overseas Teochew, Thai, Vietnamese, and Malay, it analyze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adopted by consonants and vowels in different syllable positions during language contact, and summarizes the transformation rules and transliteration strategies of loanword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In Southeast Asian Teochew, loanwords are incorporated through syllable matching based on relative phonological similarity. (2) The phonological inventory and inventorial syllables of Teochew play a key role in the transliteration of loanwords. (3)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direction of phonetic evolution in Teochew has remained consist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reflecting frequent communication among Teochew communities worldwide.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Teochew, loanword, loanword phonology, transliteration strategies

通訊地址：汕頭 金平區 汕頭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zhangjian09@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2月23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8月27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9月16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9月24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月30日